



原草 枯荣

Ran
Ying
冉莹 著

如泣如诉
加上当年
构成一幅

友情与爱情
谁的政治狂潮
北京知青水彩画



中国青年出版社

原草 枯荣

Ran
Ying
冉莹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原草枯荣/冉莹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153-1894-3

I. ①原... II. ①冉...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03814号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责任编辑: 吴方泽

助理编辑: 沈 谦

编辑电话: (010) 57350509

营 销: 北京中青人出版物发行有限公司

电 话: (010) 57350517 57350522 57350524

印 刷: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15

插 页: 2

字 数: 245千字

版 次: 2014年1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33.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57350526

目录

第一章

钱薇离京了	1
抄家	5
青蛙王子	15
情窦未开	20

第二章

第一个下马威	32
初次受挫	38
打入另册	42
奇怪的信	47
重逢	54
运动来了	62
宫革老家的事	69
第一次例假	75
冲突	80
捕风捉影那些事儿	93

第三章

血缘	103
钱薇的病	108
庆庆穿上绿军装	115
上学风波	117
狐仙儿	125
宫革时来运转	131

决裂·····	135
臧海凝犯事·····	142
沾腥·····	145
刑场逸事·····	156
“诡计”·····	163
连部闹鬼·····	168

第四章

圆圆的月亮·····	175
《蓝色的多瑙河》·····	179
不知的未来·····	182
身在曹营心在汉·····	184
纠结·····	190
事出有因·····	197
斯人已去·····	204
江边墓地·····	210
平反·····	215
逝去的青春·····	218

第五章

待业·····	222
飞向彼岸·····	226

第一章

钱薇离京了

钱薇小时候的奶妈从南方乡下来看她和她妈妈蒋阿姨，奶妈前脚刚走，她后脚就风风火火地跑来向我“报告”最新消息。

“小丽，知道吗？”钱薇煞有介事地说，“我这条小命差点儿被偷生鬼给偷走。”

我正在看书，刚好看到欲罢不能的关节上。再加上，她这人话痨，我不想招她，便不冷不热地说：“别迷信啊，你。”

“真的，我这人活不长的。”钱薇要是想跟你说话，你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

我抬起头，有点儿不耐烦，“你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你听着呀，我奶妈告诉我的。我妈生我的时候，生不下来，遭了好多罪。月子里，我妈老说看见房门口站着俩男人，一高一矮，也不说话，就站在那儿盯着她，一口一口地抽烟，一个一个地吐烟圈儿。他们一来，我妈就吓出一身冷汗。乡下人对这种事儿特敏感，说那俩是偷生鬼，想把我给抱走。她这么一说，我妈更害怕了。于是，每当那俩偷生鬼现形的时候，奶妈就破口大骂，骂好些特难听的话。可是，那俩偷生鬼，今天骂走了，明天还来。我奶妈就想了个辙，下次等那俩偷生鬼再来时，她就把身上的衣服扒了个精光，赤条条地跳着脚骂……”

“你奶妈有神经病。”我一点儿都不信，毫不客气地打断她。

“真的！我奶妈到了儿把那俩偷生鬼给臊走了。”钱薇显然认为确有其事，“不过，她说的，早早就被偷生鬼瞄上的孩子活不长。”

“胡编乱造！”我把头埋回书里。

钱薇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俩同龄、同院、同校，自然也是同年级，可惜就不是同班。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经钱薇的提议和老师的支持，我俩包揽了年

级出黑板报的任务。钱薇负责写稿和组稿，我负责版面设计和抄写，黑板报受到全校师生的好评。由此，我俩还发誓，长大以后，钱薇搞新闻报道，我搞美术摄影，我俩永远合作。

人都说，钱薇长得像个小苹果，个儿不高，有着一张圆润润红扑扑的脸。可我们院儿李大娘说钱薇是个小人精儿，“你瞅这丫头，说起话来手舞足蹈摇头晃脑的，没个姑娘样儿。”李大娘说得倒也不假。钱薇只要一张口，耳朵后面两只小辫子就开始甩来甩去，两只大眼睛也跟着闪闪发亮。

在学校，钱薇是班里少先队组织委员，她的领导才能顺理成章地从学校延伸到院子里。放了学，她不是带头上房、爬树、偷邻院树上的枣，就是领着一帮孩子钻到黑洞洞、阴森森的地下室里去讲鬼故事。所有的孩子，包括比她大的，都心甘情愿地听她指挥。

“去，每个人从自己家拿个小板凳儿来，咱们玩儿开公共汽车。”

等大家搬来小板凳，摆好，坐好，钱薇便开始煞有介事地卖票、收钱、关门，最后喊一声：“走嘞，哥们儿！”然后，像模像样地在司机的位置上坐下继续她的“无实物即兴表演”：突然急刹车，打开车门，探出身去，挥着手喊：“嘿！你小子不要命啦？靠边儿，靠边儿。”又一个急刹车，探出身去叫：“哎哎哎，那老爷子，你聋啦？没听我一个劲儿摁喇叭？”继而装模作样地把车停下来，打开车门，下车，然后两手叉着腰，大模大样对空“教训”：“你们这帮孩子怎么在大马路当间儿玩儿？去去去，上马路牙子上去！”一本正经，惟妙惟肖，把这帮孩子笑得不亦乐乎。

钱薇的妈妈是中学语文教师，永远有改不完的作文本，她爸爸在外地。她没有兄弟姐妹，同我一样，但她老是喜欢泡在我家——我家有里外屋，她和她妈妈却只住在中院角落里的一间屋里。爸爸给我们讲《一千零一夜》，讲《西游记》，讲福尔摩斯，兴致好的时候还教我们背唐诗。

这时候的钱薇是极认真、极严肃的，她总是比我先背出全诗。当然了，要是钱薇比我背得慢，那她就不是钱薇了。

况且，我知道钱薇为什么那么起劲背唐诗。因为她们班有个男生叫臧海凝，钱薇和他的关系不一般。有一次，臧海凝送给钱薇一条手绢，黄底儿，带小紫花，她可珍惜了。

臧海凝是班长，学习特棒。学校里男女生界线分明，但钱薇和臧海凝都是班干部，接触频繁。臧海凝的爸爸是高干，家住独门独院。他长得胖墩墩的像个没脖子的雪人，但挺直的腰板儿和圆脸上一对明亮自信的小眼睛，遮

掩了他体型上的缺陷，班上女生们都说他长得像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小萝卜头。

钱薇毫不掩饰对臧海凝才华的钦佩，比如：“今天我们老师叫臧海凝给全班背了一遍冰心的散文《一日的春光》。其中有这么一句，”钱薇用朗诵的调子背起来，“‘东坡恨海棠无香，我却以为若是香得不妙，宁可无香。’写得妙！”她感叹。

那口吻，倒像《一日的春光》是臧海凝写的，臧海凝课外知识丰富，钱薇自是不甘下风，因此加倍努力补课。

我常常在心里偷笑：这俩倒是挺般配的——一个水果一个蔬菜，旗鼓相当。

六年级上学期的一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去叫钱薇一块儿上学。我们住的是个三进的四合院，我家住后院，她家住中院。

钱薇只开了一个小门缝儿说：“你走吧，我不去上学了。”

我问：“怎么了？你？生病啦？”

她摇摇头，满脸倦容，两眼通红，不等我再问，赶快把门关上了。

整个上午，我无法集中精力听课，放学回到院里，我赶紧去敲钱薇家门。

李大娘站在她家门口叫我：“小丽，别敲啦，她们家的人都走了。”

我这才发现，摆在门外廊子下的火炉子里没有火，边上原来切菜用的案子，上上下下空空如也。我把手搭在窗户上向里面张望，屋里简单的家具依旧，钱薇和蒋阿姨那熟悉的音容气息却被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大风一股脑儿地卷走了。只短短的一个上午，这间小屋已没了住人的痕迹。

“李大娘，她们上哪儿了？”我慌了。

她朝我招招手，等我走到跟前，她小声说：“哎呀，你还不知道呢？她们家是地主，遣回原籍啦。”

我愣住了，心像个毛线团，一脱手掉到地上，不知骨碌到什么地方去了，脑海里只有钱薇那两只通红的大眼睛。我和钱薇虽然没有焚香，也没割腕，可义结金兰的话是说过的，山盟海誓那种的。钱薇不仅仅是我的挚友，还是我的主心骨、我的勇气、我的自信、我无时不在仿效的榜样。没了主心骨、没了勇气、没了自信，我跟谁一块儿复习功课迎接考试？跟谁一块儿看书、一块儿玩儿？有了问题我问谁？哎呀，黑板报！我跟谁一起办黑板报？我觉得身体像是被挂了起来，摇呀晃呀的没有着落。

李大娘对我说：“这孩子，跟这儿站着干什么？还不回家吃午饭去。”

晚上，爸爸妈妈都没话，家里静静的。平时钱薇总是跟我一起做功课，今天独自完成，反而比平时快。做完功课，我闲得难受，看了一会儿书，看不下去；到院里转了一圈儿，没意思；回到家里东瞧瞧，西看看，碰碰这儿，摸摸那儿，开抽屉，关柜门，烦躁不安，身边少了个钱薇好像塌了半边天。

爸爸趴在书桌上写东西，时不时瞥我一眼，却没像往常那样批评我太浮躁。

妈妈说：“小丽，我看你闲得无聊，洗脸洗脚，早点儿睡觉吧。”

我坐在小板凳上，两只脚泡在水盆里，仰起脸望着妈妈说：“今天早上，钱薇连声‘再见’都没跟我说。”我觉得嗓子眼儿里发哽。

妈妈在水池边洗脸，稍稍弯着腰，两只手捧着湿毛巾正要往脸上擦。她停下来，直起身，毛巾从手中滑入脸盆里。她蹙起眉头，看着我，迟疑地说：“她们……”

“蒋阿姨把钱薇带哪儿去了呀？”我觉得我都有点儿恨蒋阿姨了。

妈妈迟疑了一下才说：“她们到钱伯伯那儿去了。”

这是第一次有人提到钱伯伯。我从来没想到过钱伯伯，没想过为什么钱薇的爸爸从来没出现过，为什么他从来没来看望过蒋阿姨和钱薇。钱薇床边摆着一个镜框，里面是钱伯伯的照片，可我从来没想到过问钱薇她爸爸在哪儿，好像他天经地义就住在镜框里。

“钱伯伯在蒋阿姨的原籍吗？”

“……不在。”妈妈的回答支支吾吾。

我不放弃：“李大娘说她们回原籍了。”

妈妈终于转过身来，对我说：“这事是千万不能跟外人讲的。”

“向毛主席保证，跟谁都不说。”我发誓。

妈妈继续说道：“昨天下午，蒋阿姨到部里来找你爸爸，说前几个月，她所在的学校接到老家‘四清’工作队的报告，说钱薇的外公是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外婆的成分是地主。按政策，学校要把蒋阿姨遣返原籍。蒋阿姨提出老家已经没人了，与其回原籍不如让她们娘儿俩到钱伯伯的农场去。学校跟两边商量了，同意她们到农场去。这事她一直瞒着钱薇，昨天跟你爸爸说的時候，钱薇还不知道呢。”

我迫不及待地问道：“钱伯伯的农场在哪儿？”

妈妈回答：“钱伯伯一九五七年被划成右派，一直在北大荒劳改。”

我想了想，问：“是十万官兵去开发的那个北大荒吗？”

妈妈说：“当然了，中国就这么一个北大荒。”

我说：“不是有个电影，叫什么来着？演他们开发北大荒，在地下挖个洞什么的住。可苦了。”

妈妈没有领会我的意思，说：“创业嘛，都是非常艰苦的。”

我抗议道：“我是说，那钱薇去干吗？她是小孩儿，又不会创业，让她住咱们家不得了？”

妈妈摇摇头，说：“我和你爸爸虽然是党员，但是家庭成分也不好。我们一向跟蒋阿姨走得很近，院里的邻居都晓得，我们家需要最先划清界限。”

我俯下身，胸贴在大腿上，将一个手指伸进水里，在脚趾间慢腾腾地搓来搓去，心里努力地分析、理解这件事。怪不得，钱伯伯从来没来看过蒋阿姨和钱薇。我们班有个男生，学习很好，组织纪律性也挺强的。可一到选班干部的时候，有的同学就提他爸是个劳改犯那茬儿，他连小队长都没当上过。还好没人知道钱薇的爸爸也是劳改犯，不然，再聪明再能耐也没用，也得受歧视。可是，钱薇跟我说过她外婆已经去世了。成分这东西怎么这么厉害？人都不在了，怎么它还跟幽灵似的缠着人不放？我觉得应该问一些关于成分的问题，比如：成分是什么？还有，刚才妈妈说，她跟爸爸的成分也不好，要是他们被遣回原籍，爸爸回他的老家，妈妈回她的老家，那我怎么办？劈成两半儿？

妈妈催促我：“别磨蹭了，洗脚水快要凉了，冷水洗脚要得病的。”

我像跟谁赌气似的嘟囔了一句：“本来就是用的凉水。”

抄 家

一九六六年春末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和宫苹夹在一帮女同学中兴高采烈地去华都照相馆照毕业像。升学考试在即，再过两三个月，同窗六年的同学们就要考入不同的中学，各奔东西了。

照相馆挤满来自各个学校的女生，以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迫使四五个男生受气包似的靠在一个旮旯里。和蔼的摄影师显然对女孩子成帮结伙叽叽喳喳司空见惯，不但耐心地教每个人摆姿势，有条不紊地给我们一一拍照，并且居然满足了我的好奇心，让我钻进盖在照相机上的黑布帘里去看镜头里倒挂的人像。这东西太神奇了！我惊叹着，更加坚定了要当一个摄影家

的理想。离开照相馆之前，我们每人加洗了二十张尚未看到效果的照片，准备告别时与同学交换留念。

过了没多久，我的照片还没发完，也尚未收齐班上所有女生的照片，一场波澜壮阔的政治运动便震撼了中华大地，随即，“停课闹革命”的指令像一个无影无形然而没人能与之抗衡的冷面铁将军封锁了全市小学校的大门。一时间，造反有理的红卫兵掌控了运动的主动权，“破四旧”之风席卷全国的每一个角落，成分不好的人纷纷面临抄家。

同学中，宫苹家第一个被红卫兵光顾。

抄家那天，院里的孩子争相去看热闹。我却躲在家里，像是做了错事。他们回来后在院子里兴奋地描述抄宫苹家的时候看到的情景时，我把收音机的声音拧得大大的，让广播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声盖过孩子们七嘴八舌的议论。为什么这样做？自己也说不清，就是不愿意听。

钱薇去北大荒以后，我只能把关于钱薇的一切，像一块心爱的纱巾一样，折叠得整整齐齐，保存在记忆的橱柜里，希望有朝一日取出来，这块纱巾会依然美丽适用。

在这一天到来之前，宫苹替代了钱薇的位置。尽管，宫苹与钱薇在性格上简直就是天壤之别。比如，曾经有同学说钱薇的名字跟宫苹的名字颠倒了：钱薇长得像个红苹果，应该叫苹，而洋气十足的混血儿宫苹应该叫薇。宫苹付之一笑，钱薇却不依不饶反诘道：“你长得像个金丝猴儿，应该叫什么？”

以前，我觉得漂亮的宫苹真好：她爸爸是个有名望的医生，心血管方面的专家；她妈妈是个把中国话说得怪里怪气的高鼻子、蓝眼睛、褐色头发的国际友人，我叫她雪莉阿姨，她也是医生。宫苹说她妈妈是苏格兰人，出身于清贫的矿工家庭，全凭自己的天分和努力才走出了贫困的矿区。我这人，没事就喜欢看地图——中国的、外国的，逮着什么看什么，知道苏格兰是英国的领土，于是说：“苏格兰不是国家，应该说你妈妈是英国人。”她反驳道：“苏格兰人不喜欢称自己是英国人。因为，苏格兰曾经是独立的国家。英国多次发起战争，吞并了苏格兰，苏格兰人心里对英国积怨很深。”

宫苹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他们三个长得却不像一家人。姐姐几乎完全是个中国人的模样——肤色微黄，头发又黑又直，眼睛既不圆又不大。

要不是她那高鼻子的提醒，一般人不会萌发她是混血儿的猜测。弟弟则长了一张不折不扣的洋人的脸——高鼻子、蓝眼睛、褐色卷发和白得透明的皮肤。姐姐和弟弟的长相各有千秋，而造物主对宫苹最是情有独钟，将她塑造得别有韵味：身材高挑，瘦而不弱；精致的双眉，深深的眼窝；又密又长的睫毛下，嵌着一对灵动深邃的秀目，挺直的鼻梁上跳跃着几颗可爱的雀斑。她的肤色是中国人喜欢的那种白，白得健康、白得干净、白得实在。宫苹的美是甜甜的，耐看的，是令人赏心悦目的。宫苹没有辜负造物主的青睐，她是那种特别聪明特别优雅，老师欣赏、同学钦佩的好学生。在班上，她是学习委员；在学校合唱团，她是领唱；在红领巾广播站，她是主要播音员。她还会弹钢琴、拉手风琴。宫苹家独住一栋三层小洋楼，她和姐姐、弟弟都有各自的卧室。全校的学生都算上，她的衣着总是最合身最好看。再丑再邋遢的同学走在她旁边，都能被她的洋气“照亮”。

可是现在，唉，阴阳头……狗崽子……我觉得宫苹实在是太倒霉了。

心里虽然惦记着宫苹，可我拿不准该不该去找她。不知道该说什么，要是安慰她，自己是不是就跟反革命家庭的人同流合污了？要是不说安慰的话，那跟她说什么呢？

一天上午，听说商店来了卫生纸。每次买卫生纸，我都不好意思自己去，总是叫上宫苹和庆庆，一个人不好意思做的事有了伴儿便有点儿底气和胆量了。卫生纸缺货一个多月，家里的库存快用光了。我赶紧去找庆庆，不料，庆庆不在家。我怕等庆庆回来卫生纸也卖完了，只好去找宫苹。

以前，放学回家路过宫苹家，总喜欢在她家院子逗留一阵子。前院左边有两间平房里住着同校的柳云琴一家八口，我和宫苹习惯叫柳云琴的小名：琴子。琴子长得貌不惊人，长脸、细眼，直鼻、阔嘴，倒也不乏干净整齐。可她左边脸靠嘴角处，有一块颇为显眼的两厘米长的疤痕，学校里讨厌的男生给她起了个外号叫“疤痢脸”。琴子原本比我们高一级，可六年级时她蹲了班，留到我们年级。品学兼优的宫苹和蹲班生的她关系甚好，我跟琴子同在学校舞蹈组关系也不错。琴子在家是老大，下面有好几个弟弟，家务事比谁都多，我和宫苹时常去帮她一把。人多力量大，做完家务事，要么一块儿去玩儿跳皮筋儿什么的；要么上宫苹的练琴室，我俩练舞，宫苹给我们伴奏。我和琴子都属于那种没有舞蹈天赋、乐感一般的孩子，只不过爱跳、认真，又有宫苹给我们提供音乐练舞的机会，所以才能在校舞蹈组确保我们的位置。

一条铺着灰色方砖、搭着葡萄架的甬道通向宫苹家住的里院，开阔的庭

院里满是苍翠的松树、繁茂的杨树和舒展的丁香。宫苹的爸爸喜欢栽花养鱼，花坛前面摆着两个大金鱼缸。宫伯伯特别喜欢养一种通身苍白、只在头上戴着一顶红帽子的鹤顶红，鱼缸里面游着大大小小这样的红帽子金鱼。在我看来，已经略微谢顶的宫伯伯挺显老的。他话不多（在这一点上，宫苹随她爸爸），很和善。不管孩子们玩儿起来怎么诈唬，他从来不嫌闹得慌，总是聚精会神地或是给他的金鱼换水喂食儿，或是给他的花儿浇水拔草。要是孩子们聚拢过来看他摆弄爱物，他会笑咪咪地说：“花儿和鱼儿是一样的，想要它们漂漂亮亮的是要下功夫的。”

才几天没来，这个我熟得不能再熟的院子已面目全非了。原本整齐幽雅的庭院，如今却一片狼藉。花草和灌木被挖出来扔在一边，已经枯萎发黄，花盆、鱼缸之类器皿的碎片随处可见。那些红帽子金鱼哪儿去了？浅黄色的三层小洋楼坐落在青天白日大太阳下，却似乎是被笼罩在阴霾之中。白纸黑字的封条交叉着锁住了小楼正面两扇镶着花玻璃的门，楼里寂然无声。

怎么办？此番景象让我想见宫苹的心情更加迫切。我绕到小洋楼背后的后门，敲了两下，紧张地小声叫了一声“宫苹”。

宫苹好像是在等待我的呼唤，立刻就开门出来了。门一开我就看见宫苹身后的屋里，宫伯伯躺在地铺上，本来不多的头发被剃得乱七八糟。

我乱了方寸，语无伦次：“商店来卫生纸了，你们家还有卫生纸吗？”

宫苹面色苍白、神色黯淡，生硬地说了句：“我们家还有。”就把门关上了。我自己去买了卫生纸，慌里慌张跑回家，脑子里一片空白。

下午，我在家看书。一本旧得发黄的竖版《镜花缘》摊开在面前，目光徒然地在字里行间移动，脑子里却连个标点符号也装不进。宫苹家院子里的情景、宫伯伯躺在地铺上的模样、宫苹失神的眼色和冷漠的态度在脑子里汇成一池迷茫的水。水渐渐漫过池沿，溢出眼眶。我呆呆地坐着，泪眼迷离，一时间竟像是被一团浓雾笼罩，无所思、无所想，不知身在何处。

忽然，院子里一阵纷乱，钱薇和蒋阿姨搬走以后住进她们那间屋子的阿春拍着我家的窗户，兴奋地喊：“小丽，去不去瞧瞧？抄藏海凝他们家呢！”说完，跟着众人跑了。我没理会阿春说的是是什么，但孤寂的心总算是被她从迷雾中拽了出来，掏出手绢抹去脸上的泪。书页上有一小片润湿，我用手绢在上面轻轻搥了搥，找到刚才在恍惚中读过的地方，接着往下看。过了一会儿，不知什么缘故，藏海凝的名字突然蹦进脑袋里，一股火烧火燎的冲动一

把将我从桌子边拽起来、推出门去。

臧海凝家院门口围着一大群看热闹的人，我踮着脚从人们的肩膀上往院子里张望，什么也看不见。爱看热闹的人多是极有耐心的主儿，也是些心存侥幸、幸灾乐祸、爱唠嗑、爱传话、擅长意会故事的人——万一能看见什么稀奇的事呢，不是又有新的聊资和话题了？我爱看热闹却没耐心。加上心里还惦着《镜花缘》里多九公一行三人和那只人头猪牙的大鸟。正想着反正什么也看不见，还是回家看书去算了，忽然，人群向两边闪开，几个神色严峻的红卫兵从院子里走出来。

接着，院子里传出一个男孩大声朗读毛主席语录清晰洪亮的声音：“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我想了想，不明白，这段语录在这儿指的是什么呢？谁代表群众？谁代表党？红卫兵好像既代表群众也代表党呀。

被抄家的越来越多了。从天明到天黑，街上的宣传车和游行队伍，伴着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口号声以及撼人心魄的最高指示朗读声，一批接着一批；胡同里抄家的红卫兵吵吵嚷嚷大摇大摆地进进出出。大人小孩奔前跑后地看热闹，嘴里都下意识地哼着同一个旋律：

拿起笔做刀枪，
集中火力打黑帮，
谁要敢说党不好，
马上叫他见阎王。

胡同里和院子里的孩子们精力充沛得像浑身通了电，奔走相告胡同里哪家被抄了，哪家的资本家老婆自杀了，哪家的“破鞋”被群众专政、游街，脖子上挂了一串鞋子，“砸个稀巴烂”成了每个人的口头语。目睹一场“大革命”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那无与伦比的壮观场面，那排山倒海的气势，一下子就把孩子们的心带野了。连大人都没工夫揣摩这场运动的收尾处会是光彩夺目的彩虹，还是遍地瓦砾的废墟，何况一帮心浮气躁的孩子！

我问妈妈，不是说文学艺术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吗？为什么红卫兵把历史上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东西都给砸了？妈妈非但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反而说这样的问题很危险，千万不要去问任何人。

进入秋季，抄家活动似乎进入尾声，可我家却突然来了十多个戴着红袖章却不乏文质彬彬的大人。

“我们不会把你家搞乱，只是要看一看。”为首的叔叔严肃地对我说。

同院的孩子围在门外看热闹，还好外院的孩子没有闻风而至。

李大娘过来探了一下头，对孩子们说：“有什么好看的？去去去，都回家去！”

孩子们快快地走开了。

我的心紧缩成了个拳头，咚咚地敲着没有节奏的鼓点：谢天谢地，爸爸妈妈不在家，要是撞上了给他们剃了阴阳头更丢人。胡同里那些被抄家的都跟宫苹家一样，非常富有。我家只有几件简单的家具，除了碗柜、饭桌和凳子，大件的立柜、书架、木板床都是公家的，有什么可抄的？我能觉出来脸上的皮绷得发疼，嘴唇也干得难受。那些大人打开、关上每一个抽屉和柜门，他们跪下身去，打着手电向床底下搜寻。他们还用带来的木头棒子，仔细地敲打天花板、墙壁和地板。

真是没什么可翻的，不到两个小时，那些人就撤了。

这算抄家吗？我有些不解：这些人不像外面那些红卫兵那么耀武扬威，家里没有被砸得一塌糊涂，也没人出我的洋相。可是，这不是抄家是什么！哎呀糟了，爸爸妈妈出问题了。我倒吸了一口凉气，他们要是反革命，我怎么办呀？

看样子，抄家没抄出可疑的东西，当天晚上，爸爸就从学习班出来了。

晚饭后，爸爸要求开家庭会议。爸爸、妈妈和我一起背诵了毛主席语录：“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之后，爸爸解释说，部里的红卫兵抄我们家是由于他有一个从未谋面、长他二十多岁同父异母的哥哥。这个人，是个国民党。爸爸叮嘱我：你知道就行了，别跟任何人提这件事。我当然不会，我不是个嘴严的孩子，但这件事非同小可，我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的。院子里的孩子们议论过，说“文革”以来，好多过去自己家人都不知道的秘密被揭发出来了，这显然是听他们的家长们说的。也许，他们这话就是冲我说的，当时我还蒙在鼓里呢。

以往，爸爸很少提起老家的人和事，从他流露出的一星半点儿话头儿

里,我知道爷爷和奶奶前些年去世了,可爸爸家里还有什么人?爸爸的这个哥哥是跟国民党跑到台湾去了,还是被抓起来关在大陆的监狱里?活着还是已经死了?为什么爸爸会一辈子没见过自己的哥哥?

我还没来得及想好怎么问爸爸这些问题,妈妈先开口了:“现在学校不开课了,你不能一天到晚地疯玩儿。虽然你是个小学生,也应该参加运动。实际上,参加运动本身就是最好的学习。我看,公共汽车上有你这样的小学生读毛主席语录,唱革命歌曲,很好嘛,你也可以去啊!”

我见过小学生在公共汽车上念语录、唱歌,总觉得那是些爱出风头的孩子热衷的事。

我闷着头没表态。

见我不作声,妈妈说:“你去找你那几个同学,宫苹、宗庆庆和那个叫琴什么的,一起去嘛。”

粗心的妈妈天天在胡同里出来进去,竟然没有注意到宫苹家早就被抄了。不过,这倒是个好主意!可是……前两天发生的一件事浮现在我眼前。那天,我正跟院里的孩子闲聊,隔壁院子里一阵喧哗,我们就都跑去看热闹。出乎意料,这次不是抄家,而是柳云琴穿着一身自染绿军装,手里攥着一条带铜头的解放军腰带,厉声喝问七岁的小双为什么用有毛主席语录的报纸擦屁股。瘦弱的小双低着头,缩着肩膀不吭声,一脸不知所云的惶恐。小双家前段时间被红卫兵抄过,抄家的走时交代过要胡同里的邻居们严密监视反革命家庭的一举一动。

停课以来,有些人变得跟原来不一样了。比如,我们院儿的向红红。她爸爸在我们院儿是干部家长中级别最高的,她从小功课平平,考了个特次的中学。以前她不因她爸爸级别高而傲慢自负目中无人,在院儿里人缘挺不错的。可现在,她当上个红卫兵头头,不但不跟院子里这帮孩子一块儿玩儿,见了面,还连个招呼也不打。每天,一拨又一拨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来找向红红,她带着他们不是抄家,就是上大街破“四旧”,出来进去一路小跑,可忙活了。前不久,我在东单大街看见一家理发馆门口围了好多人,便从人缝里挤进去看热闹。结果,看见向红红和一帮红卫兵围着一个倒在地上的三十多岁的男人,又是叫又是骂,又是踢又是踹。那个人捂着磕破的脑袋,满脸是血,蓝制服也被撕豁了,我吓得赶紧又从人缝里往外钻。第二天,向红红得意洋洋地告诉院儿里的孩子,她姐姐如何带领一帮红卫兵消灭了一个反革命,听得我毛骨悚然。

柳云琴也变得跟向红红一样了。有可能，她还在严密监视宫苹家人的一举一动呢。算了，躲着她，只找宗庆庆和宫苹吧。

庆庆的爸爸是正师级，她家就住我们院对门的军部大院里。钱薇消失以前就跟庆庆一个班。从一年级开始，上学放学总是钱薇、宫苹、庆庆和我，我们四人同来同往。后来钱薇走了，我们老习惯不变，仍旧同往同来。

庆庆一口答应跟我一起到公共汽车上念语录，还说，这些日子在家里待着特没劲，到公共汽车上念毛主席语录总比在家憋着强。庆庆一点儿也没有因为我家被抄而不愿跟我一块儿玩儿的意思，也许她都不知道我家发生的事，要么就是庆庆大大咧咧的没把抄家当回事儿——这年头不把抄家当回事儿的人不多！

我故意磨蹭到天快黑了才去找宫苹。按照如今的新说法：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我琢磨着，老鼠打洞都是在夜晚进行的嘛。

宫苹家蓝灰色的院墙上赫然贴着“坚决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宫易闵”（宫易闵那三个字是颠倒写的，还画了大叉子）。门上贴着的“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大标语还像前几天那么醒目。这些日子，来来回回从宫苹家门口走过不少次，这会儿我才第一次注意到，不知道写大标语的人过于匆忙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标语的感叹号的那个点写得像个不倾斜顿号，像从那一竖上掉下来的一滴眼泪或是一滴血。

我慢吞吞地跨进左边那扇大门上开着的小门，院子笼罩在灰色的迟暮里，静静的。前院大门口柳云琴家的人都不在，我暗自庆幸。

我探头探脑地进了后院，然后蹑手蹑脚地向后门走去。拐过房角，眼前的一幕令我惊恐地把手捂在嘴上“啊”了一声：后门开着，屋里没有灯光，门口摆着一辆手拉的平板车。车上躺着一个人，从头到脚捂着一床棉被。雪莉阿姨正从屋里出来，头上戴着一顶蓝帽子。尽管天色将黑，仍然可以看见她蓝帽子下面两个月前剃掉了一半还没长齐的头发，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雪莉阿姨后面跟着面色忧郁的宫苹和奶奶，奶奶脸上写满了悲怆，手里牵着抽泣的小弟弟，看见我，他们都露出吃惊的表情。

“怎么啦？”我心中一阵慌乱，不禁后悔自己的冒失。

宫苹红着眼圈带着哭腔说：“我爸……”她说不下去了。

我明白了八九，竭力抑制住心头的战栗。

雪莉阿姨说：“小丽，你先回家吧，有什么事，过两天再来找苹苹。”